

四〇〇六

贈予

同學閱

五·廿三

我所認識的基督
冷福群

黃夫培題

民國二十二年李提摩太氏當選徵文

我所認識的基督

上海廣學會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李提摩太氏當選徵文

我所認識的基督

定價每冊大洋八分

郵費另加

著者

薛王 揆
冰生

發行
者兼

廣學會
上海博物院路一二八號

印刷者

上海競新印書館

▲版權所有▼

Timothy Richard Prize Essays, 1933

THE JESUS I KNOW

By

K. S. WANG and H. P. FENG

Price: 8 cents

Postage Extra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28 MUSEUM ROAD

SHANGHAI

1935

序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承前李提摩太博士託將遺金之出息，作爲誘掖吾國基督徒後起文字作家之用；自從接辦以來，每年舉行懸獎徵文一次，所得成績，年有增進。不但後起作家之數量，日見其多，而在質量方面，如思想之深遠，引證之詳明，結構之完整，文字之優秀，皆有出人意外者在。本年徵文冠軍亞軍之文章，係杭州之江文理學院教授王揆生先生，及上海廣學會編輯薛冰先生之著作，二君皆能本其研究及經驗所得，發爲文字，公諸同道，匪特有功于衛道與證道，而本委員會亦與有榮施焉。今因廣學會以此二文合刊單行本問世，爰述其梗概如此以代序。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季冬

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
李提摩太徵文委員會執行幹事朱立德

自序

王揆生

客歲李提摩太徵文，余僥倖名列第一，既在中華歸主分三次發表後，徵文委員會復擬請廣學會發刊單行本，徵序於余。

余原籍山西，寄籍江蘇。十五歲時，曾返太原省會，在李提摩太博士所創辦之山西大學肄業一年，每與父老鄉長談及博士宣道興學之熱忱，並瞻觀其在攝影中衣前清禮服之丰彩，不禁油然而生敬仰之心；當是時，余固尚未與基督之道發生密切關係也。

後數年，肄業天津南開中學，從張純一師研究宗教，略知廣學會內容暨博士經營該會之苦心孤詣，腦海中更留一良好深刻之印象；二年後，余亦決志領洗歸依基督矣。嗣後入北平燕京大學肄業，與教會人士多有接近之機會；最後二年乃專攻宗教學，暇時輒瀏覽各種宗教書籍；一日，在圖書館中偶然發現博士小傳並其所譯佛書中之大乘起信論，一氣讀完，不忍釋手，蓋博士之愛心忍耐及其急公好義虛心好學之精神，實足爲吾人之典型模範也。

後此協進會每次舉辦李氏徵文，余皆躍躍欲試，終爲事所羈，不能如願。客歲因居錢塘江畔，秦望山頭，受大自然美麗山川之啓發，與個人宗教經驗之驅使，竭三四日之力，始將我所認識的基督一文，寫成寄渥，初不料竟被錄取也。

余最近深深覺悟余所認識之基督，仍多偏於學理修養方面，而個人生活尙時感與基督之偉大聖潔活潑永生之生命，太不相稱。且時代需求，日迫一日，國際危機，隨時有爆發之可能；吾輩信徒負領導人羣，開闢新文化途程之責，不但須具有愛心忍耐，及急公好義，虛心好學之精神，尤須有推動時代，因拯救民衆而奮不顧身犧牲一切之魄力，方能使人類脫離互相殘殺之劫運，而實現互助互愛之大同世界。博士已盡其時代之任務，其對於基督之順服忠誠亦可謂『始終一貫，『生死不渝。』吾輩後進，當如何步其後塵，自強不息，使基督寶架光輝，真成爲拯救民衆，實現新時代之動力，則又爲余與讀拙著者所應共勉者也。

我
所
認
識
的
基
督

(一)

我所認識的基督

(二十二年李提摩太氏徵文第一名)

王揆生

第一年來到秋高氣爽的杭州，在錢塘江邊，秦望山上，六和塔旁，及介乎雲棲虎跑著名古剎間的之江，擔任宗教指導的職務。朝夕和一般將近六百，生氣勃勃的青年相見，要在課內課外幫助他們研究認識宗教人生各種根本問題，尤其是要將我個人十五年來所謁誠皈依信仰的基督耶穌介紹給他們。每當清晨默禱，夜闌人靜的時候，不自禁的就要反省追問，做了十五年的基督徒，究竟在我人生上有什麼意義？我所認識的基督，究竟是怎樣的？我若不徹底的明瞭，深信不疑，又怎能活潑自然『如數家珍』的介紹給這般天真爛漫如同『生龍活虎』的青年？我又想到國難日深，中華民族前途的危機四伏，國際的風雲日漸緊逼，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聲浪，喧騰於耳鼓；在這樣時代中做基督徒，究竟有何特殊的意義？我們的信仰，如何表現於人間，使之與時代嚴重急迫的問題，發生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總起來說，就是如何使救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偉

大聖潔的犧牲，不致落空，二千年來聖徒烈士的流血奮鬥，能開花結果。我因此就冒昧的不顧淺陋，來應此次的徵文，將多年來蘊蓄在心靈深處的經驗和希望，與全國在基督裏的同道，用文字作精神思想上的相通，懇切的尋求指導和糾正。

我最初接近基督，是在南開中學時代，那時祇是十七歲的學生，飽受了生活墮落嗜欲纏身及各種環境激刺的痛苦；深感覺人生莫有意義，做人真是苦事；因此，在腦海中，就常覺得縈繞着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就是：『我是什麼？』我活着有何意義？』稍加分析，就知道我的身體不過是化學上幾種元素如同石灰質蛋白質等構成，死亡腐爛後，就與生理學上骷髏架毫無分別；至於生活的意義，似乎除了穿衣吃飯睡眠及滿足肉體感官上的各種慾望外，再找不出更深的意義。當時梁任公的文章思想，最能吸引學生；我就想法讀他的著作飲冰室文集，同時，更讀宋明儒語錄，及曾文正公嘉言鈔等書，又每天寫日記，早晚作反省功夫，總希望對於我那懸而未決的問題，能得些比較滿意的解答。但是，那裏知道，我愈追求，我內心衝突的痛苦愈甚；常覺得自己是雙

重人格，一方面要努力向上作聖賢，一方面受環境習氣的支配，無力振拔。有時對於『小我』『假我』完全失望，因思宇宙間也許能有一種道理或方法，使我達到『大我』『真我』的境地，那時我所想像的『大我』『真我』乃是一種理想上偉大超絕的人格，他一方面有深沉修養的功夫，洞徹人生實相，把握住宇宙間根本奧祕的真理，因此，他內心有不可言喻的平安和快樂，能集中全副心力向着人生最偉大的目標勇猛精進；同時，他不但願意獨善其身，度一種超世脫塵隱居清靜的生活，而更甘心樂意的要背負社會人羣的重擔，爲一般壓迫重重顛連無告的窮苦民衆奮鬥犧牲。但是，這樣理想人格在那裏去找？這樣達到『大我』『真我』的道理或方法，在那裏去尋？依然是懸而未決的難題。我個人內心衝突人格分裂的痛苦，還是缺少解答的希望。甚至有時咬牙切齒的自言自語道：『若是宇宙間已經有這樣道理或方法的發明，我從今以後必要專心決志的追尋；若是莫有，我發願立志要個人創造建立一種道理方法來，使一般與我有同樣痛苦經驗的青年，也都能奮興振拔，解脫迷蒙。』

恰巧那年艾迪博士，在天津青年會佈道，校內青年會職員邀我去聽講；我乃走了很遠的路去參加。他每次演講，多半用圖表比較中美兩國物產人口等，而說中國所以不能強盛的原因，是在人心腐敗，道德墮落，惟有信仰耶穌能拯救人心，提高道德。又用浪子迷羊的故事作譬喻，及許多因信基督而重生的人作見證。最末後一天，將所有簽字立志研究聖經的人，介紹與各教堂的牧師，分配在各教堂內繼續研究，我充滿希望的到了一個教堂內，願意接受光明的指導，藉以解答我那多年縈繞的問題。不料那位帶着古銅眼鏡銀髯蒼蒼的老牧師，手拿着一本新舊約的聖經，要我們從馬太第一章耶穌的家譜讀起，那一堆艱生枯燥的地名人名，和一些雜亂無章的講解，使我『莫名其妙』的頭昏眼花，心靈煩悶，搔不着痛癢之所在；對於我所急切要解決的問題，絲毫莫有幫助，並且引起了不少厭惡的反感，勉強去了一二次，就再也不敢領教了。

有年暑假，南返至鎮江，與父母骨肉團聚，數年孤身在外，一旦得享天倫之樂，在普通人情看來，本是很可快慰的事。但是，我那問題一天莫有解答，我心靈中的苦悶，一天不能除去；父母弟兄

姊妹無論如何想法使我尋開心，但在我總覺得索然寡趣，提不起高興。晚涼時常一人走到城頭青草地上躺臥，仰望天空星斗，或是下午登甘露寺的祭江亭，據傳說東吳孫夫人因劉備之死而在此投江的紀念亭，看大江東去，聽潮浪的聲音。有時到金焦山竹林招隱等寺去尋幽探勝，想結交幾位方外人，談心解悶。至終感覺家庭環境太嘈雜喧囂，不宜久居，乃決計應叔父的招約，到丹陽鄉間的訪仙橋鎮去住幾個星期。叔父在該鎮任警察所長，署內有空房，且後面即係小學校，讀書用功頗方便。每早晨曦初放即起，練柔軟操，習字，閱書，寫日記，不間斷，除普通雜誌論說外，又發現了幾本修仙學佛的書，在那裏苦讀。晚間蚊蟲成羣的在身上咬，飲食睡眠又無規律，終日木坐沉思，不但縈繞腦海的問題未得解答，而返染了大病一場。帶病回到鎮江，睡在床上與湯藥爲友，有三四個月的功夫，每當寒熱交作，心中萬分煩躁的時候，恨不能立刻了結這受罪忍苦的生活。感覺個人的生命，如同用一根游絲懸在空中，不知道何時就要墜在漆黑的深淵裏，這種無歸宿寄託的人世虛空，實在令人厭惡懼怕；世上幾於莫有什麼能安慰我這微弱苦痛的心靈。家庭肉

骨至親的溫柔慰勸也完全失去了功用。我當時求學的心頗切，時常夢魂顛倒的時候，看見學校行開學禮，及同學上課的情形，所以不等到病體完全復元，就堅決的非要動身北上不可；家人勸阻也無效。不料沿路涼暖飲食不調，到校第二日，病魔又來侵襲，舊恙復發，不得已又擡到養病室內，重度那人世地獄的生活。白天聽上課鐘聲和同學在操場運動的歡呼聲，處處受刺激，夜間別人酣睡，而我盜汗失眠數鐘聲直到天明。在那痛苦孤寂到萬分而微弱生命不能忍受的時候，在潛意識中忽然想起艾迪所說的耶穌基督和上帝天父來；假如宇宙間有充滿慈愛的天父如同耶穌所描寫表現的那樣偉大徹底，公正普遍，我這樣一個『百孔千瘡』急需撫慰的心靈，他總不會漠然毫不關懷。因此，在世間上沒有別的能撫慰我的時候，就不自禁的呼籲天父，耶穌永生的主，深信不疑的他能聽見我微弱而誠懇需求的聲音，而亦能如牧人之尋迷羊，慈父之迎浪子。果然每次呼籲後，心靈重擔總感覺減輕，孤冷如嚴冬的心境，稍得着一點陽春和暖的生趣；似乎宇宙間尚有一種根本的精神和生命的本質，同我接近表同情。病好了以後，對鏡自顧，瘦弱得連

自己都不認得，而一學期的課程，已整個荒廢，因此『咬牙切齒』『破釜沉舟』的決志，要起始鍛鍊身體，研究宗教。當時的思想生活及課外閱讀討論，完全集中在這兩個大問題上，終日如醉如癡，不間斷追求實行。

那年冬天，我起始加入學校青年會所組織的晨更團查經班，特別留心校內誰是基督徒，看他們的生活行為與衆人有何不同之處。有一次，在鄉間的一個教堂，舉行冬令會，領會的人說：『耶穌每當預備一件緊要的工作，如同選擇門徒佈道治病等等，事前必有長時間懇切的祈禱，常獨自一人到山上或曠野樹林內，因此，他在三年內所成就的比普通人三十年或三百年還要更有價值……因為他的犧牲流血，和普世萬民的生命，皆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許多人因為他的緣故，已經從罪惡的環境中，振拔重生，走上新生命的光明大道。』我聽了這話後，彷彿有電力觸動了心絃，對於那多年縈繞腦海問題似乎有了解答的希望。拿了一本聖經，到曠野靜僻的地方去詳細玩味，又讀了馬太福音五六七章，頓時耶穌聖潔慈愛的人格，呈現在我想像中，原來就是

我多年來追求渴慕的理想人物。這個生命上的大發現，立刻使我生活上充滿了平安快樂，有了中心和目標，回校後，一面繼續研究，一面和所謂基督徒的職教員學生接近，很能看出基督徒的言行生活，確有一種特別精神。尤其是校長張伯苓先生，他那深沉和藹的態度，獻身於教育的精神，說話的誠懇，辦事的有條理和毅力堅強，眼光遠大，使凡是和他接近的人，不能不受感動。有時，他在修身班或青年會的集會中演講耶穌基督如何影響改變他的人生觀，他說：『義人應當爲罪人死，』越是好，越應當犧牲，』這是他獻身於教育的原動力。同時，學校青年會和城市青年會的學生部，當時都非常活動有能力，他們聽說我熱心要研究道理，都盡心竭力的要想幫助我。

暑假中，我第一次參加在北平西山臥佛寺所舉行的華北學生夏令會，生長在城市裏和學校中的人，一旦到深山古剎中聚一星期的會，當然有一種特別新穎，說不出的感覺。尤其是每早晨更時，各人拿一本聖經詩歌，在山坡池邊樹下，擇一清靜之地自修默禱，約一小時之久，這是我從前所未有的經驗。有一早晨，在山坡柏樹下靜修時，看藍蔚的天空，鑲着白雲朵朵，山花野草的

清香撲鼻，鳥語泉鳴的聲音相唱和，正在和大自然融化，默思宇宙間是否有上帝真宰的問題時，忽然翻到一頁聖經，就是馬太福音十一章第廿五至卅節。『那時，耶穌說，父阿，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為你將這些事向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這幾節聖經較之前次在冬令會所想像的耶穌人格，更能刺透我的心靈深處，把握住我生命的實在。這時我纔更深切覺悟耶穌就是我多年所追求渴慕的那個『大我』『真我』，理想中最圓滿而可以做萬世標準的人格，也是我們人類生命途中須臾不可離的導師和朋友，在苦難奮鬥罪惡勢力包圍中唯一的救主。當時我歡喜得要流淚，身心如釋重負，前途頓覺有無限的光明，恨不能立刻將我這最寶貴的經驗和別人分享，並再作更進一步的研究認識。恰巧那時有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博士在會，我看他深沉富有思想，而且非常和藹可親，我就利用了一天的下午，

和他作很長時間的談話，將我多年的苦悶和最近在耶穌偉大人格裏的新發現，源源本本的告訴他，他雖未曾說很多的話，但是從他慈愛吸引人的目光和柔和謙虛的態度裏，似乎對於我表無限的同情，並鼓勵繼續追求努力。

秋季開學，我抱定了決心，要對於宗教人生的奧秘徹底的去努力探討追求。同時，對於個人生活習慣，刻苦的加以訓練和改造。恰巧學校新聘了一位國學教授張純一先生，據說他對於各種宗教皆有多年深刻的研究，著作甚多，尤其是對於東方宗教如佛教、道教、儒教等。但同時他又主張融通各教，皈命基督的信徒。他身體雖不算魁梧，却是說話時聲如銅鐘，且每日清晨起身後，必練鐵啞鈴，洗冷水浴，一年四季，從不間斷。青年會應同學的要求，就請他領查經班，不料他頭一次到會講解聖經，就和別人完全不同。他完全用老莊佛典及儒書來說明新約及耶穌捨身十字架的道理，而稱現時在中國流行的基督教爲『洋教』，有許多地方已摻合了很多歐美風俗和習慣，換一句話說：就是西方的成見和民族性；而對於真正基督教的精義，反不能闡揚發揮，以